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給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贈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一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二

東京相國寺遵誨傳三

求

曹州扈通院智朗傳四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五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六

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七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八

西京寶壇院從彥傳九

東京普淨院常覺傳十

杭州報恩寺永安傳十一

錢塘永明寺延壽傳十二

西京天宮寺義莊傳十三

西京廣愛寺普勝傳十四

東京開寶寺師律傳十五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泰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

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欬遇圭峯溫禪師

氣貌瑰偉虛心體道趨其門者淑慝旌別矣

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

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中闕然曾無

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言義

味隨嚼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雅

之體翰墨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興酣雲山在

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

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真放達之

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

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溪寧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顧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關焉居于洛洲鑿戶爲室界南北岸葺數畝之宮示以標榜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暮漸構欲閤皆周浴具僧坊奩馬有序由是浴城緇伍道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日一開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浴則遠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舄承足泉麻縫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閑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神邈

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凜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真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自在堂彌年完備時楊侍郎凝式致政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爲作碑頌德莫測所

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冲幼孤靜罕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爲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于年稔內外之學優長口海崩騰良難抗敵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逢之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

越諸州牧宰皆刻俸入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宣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于僧上若鯁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飼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遭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考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授已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喜愠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禮亳城開元寺崇謹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畢部由是勤於學問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儀確乎

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於智潛法師傳法華經講精義入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餘人洎天福二年有五臺山繼顥大師精達華嚴大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顥師辯浪經江下風趨附乃允講宣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宋之間以顥罷唱請誨敷揚塔市虛堂緇素雲萃募四衆鑄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罹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蟬之食工未告終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崇

重旌表其功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六日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脇而卧口誦佛名斯須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于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葉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迥見毗尼祕邃方將傳講俄悟咨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閩嶺得長慶禪師心決迴浙受丹丘人請居大通院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未歸州治龍華寺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房無關鍵筭無扁鑄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嘗告匱言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

八

五

終于住寺云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桑門圓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婉有僧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滿師供給惟謹泊乎剃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經俱登闍闕且日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解絆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鉢鉢南極衡陽登嶽棲般若寺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閩嶺曾無伴侶形影相弔逢猛獸者數四皆欲呀口垂噬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峰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絀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四事供僧同聞閒隙四十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

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于時白衣飲痛緇流茹傷獸失猛以哀嗥鳥停飛而宛轉或曰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于院朗為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冶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為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為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溫泉院道丕為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刹寺壇梁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盃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觀音院巖俊班荆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

六

六

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舊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若素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共發奉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于內聲聞於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本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

世幻逡巡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一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關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謙爲碑頌德云

周末州廣壽院智江傳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雖乘竹馬獸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天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义法自此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冰釋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

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住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加續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遽沉痾以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續時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生觀史之昭應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非任見已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通曰夫創著述者有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自乖一樂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也江公瑞應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不濟用而變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遂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餅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孜孜屢改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邇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眾堅命臨壇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已良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二載堅求脫免屬

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眾僉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令知供養有何所須雖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萬餘僧一夕雲霧俱發霰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可三四尺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也蓋陰神之送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茶毗於東峯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

釋巖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去縛誓入空門從捧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參尋陟彼衡廬登乎岷蜀嘗

至鳳林欵逢深谷見一區之晃耀原七寶之  
縱橫時同侶相顧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古  
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  
也僕吾野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  
造謁舒州投子山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  
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對  
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山主  
默認許之迨思還趙路出陳留抵今東京屬  
乎梁少保隴西公資即河陽節度使贈中書  
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玄  
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  
仁祠俊弗讓違以安形性旣考禪室而行祖  
風慕道窮玄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潛  
隱地與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  
其即位延遲優渥至乎朝達見必稽顙高談

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  
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脣不食垂誠  
門人後已當怡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  
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  
也受而不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  
策杖清羸周祖勅侍者輩勿令大師一中食  
俾其日昃更進佞闍尼矣俊諾而難遵慈柔  
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東  
西恒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供僧萬百千  
數京城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  
葬于東郊豐臺村白塔存焉于日神都寺院  
各率幡幢吹貝鳴鑊相繼二三里道俗送殯  
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爲碑昭懋厥德云  
宋西京寶壇院從彥傳

釋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尋知跪桶



顯昂挺質豁達爲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并部慧覺禪院也受戒後經江鼓柁論海化鯤流輩畏之咸知宗奉乃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南觀桂海不虞惡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爲決所疑蔚成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始安人情輯睦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晉漢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然俗諦門中感世主以緇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終四年辛未改權從久瘞于層塔焉

宋東京普淨院常覺傳

釋常覺姓李氏陳留人也肇爲鞠子氣調絕竒入鄉校中諷讀經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二林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

始八

十二

師充苦行焉梁乾化二年蒙去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义厥後修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爲究盡之務復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勅額爲普淨焉而逐月三十八日設闔京僧浴其或香湯汲注樵蒸失供覺必令撤小屋抽棖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薦紫衣堅拒弗受汲汲以利行濟物爲已任耳開寶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輕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脇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茶毗收舍利五色磊落無筭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北海陶尚書穀爲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累歲費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緇千

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嘻大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况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叙曰自靈山覆黃法海堙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納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爲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

拾八

十二

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孟拄杖草履各用五言爲章刊于小碣其爲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永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穫落文心沉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郤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庵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頓遣群疑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遺行于斯還有裨補前咎計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領之漢南國王

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

給八

十三

四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叅公感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于衣禰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于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纈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

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

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

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

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

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

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

大慈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官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

傳之秋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

寺歸善財之列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

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物衆請居九

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以利生始末

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

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

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

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

十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塔于龍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媿

終八

十四

薄俄決志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勝對曰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其知妙吉淨利感徵膠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社金革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臨潞府講通上生經矣聞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間習通精瞻勝所傳

者中山貞辯鈔講多悞失所然昌言曰繁略

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于世

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

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

于龍門山寶應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耽

之後唐書有傳律弱亂端謹不與群童鬪伎

裁十五歲於憫中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

垂勗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異之曰不可

終八

十五

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遊

方律奉訓南逝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梁世

迨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

門山舊封禪也營構乎殿宇聖儀豐廚祕藏

供僧饒羨約勒後生別院翁如罔違彝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德律視之蔑如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不報厥齡欲頽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于北部浚儀之原進士賈守廉爲塔銘焉

論曰佛出于世經譯于時大要在乎果因所推歸乎罪福罪也者下三塗之階陞也福也者上諸聖之階陞也階陞是同上下有異耳此命章曰與福者乃欲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則知二事必不同時又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凡夫氣分唯說罪多聖者品流但聞福厚順性故易造逆意故難修修有多門行有衆路大約望檀波羅

蜜多令度無極也始則人天福行施食與漿橋梁義井次則輪王行中下品善上品十善者則梵天福行也一造偷婆二補修故寺三請佛轉法輪次則二乘淨福行同三品善止自利功強耳次究盡位福行乃成二嚴莊嚴相好從三輪無礙見萬法體空獲利殊多盡未來際夫如是福之廣矣大矣乃知聖者爲福則易爾何耶純淨之故也凡夫則反是易薰染之故也是以佛亦爲穿針之福知福不<sub>十六</sub>宜厭焉目連然燎迦葉蹋泥無盡意貢瓔珞寶珠沓婆羅分僧卧具伊皆大人有作聖者權方欲其因罪不厭除福不厭取矧以教傳嶺外法布中原年所彌深行持漸薄內衆修福就彼持門先哲息憇行其懺法矣夫修理懺也淡慮觀心心無所生生無所住當爾之

時順違無相則罪滅福生之地也若行事懺也心憑勝境境引心增念念相資綿綿不斷禮則五輪投地悔則七聚首心或期瑞而證知乃見罪滅之相也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梁武帝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真觀廣作慈悲懺至乎會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一萬五千佛名經是以兩京禮經則口唱低頭過磬一聲謂之小禮自淮以南民間唯禮梁武懺以爲佛事或數僧喞囉歌讚相高謂之懷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濫費過度之愆此人偽造非真法也又有敦古人逐字禮華嚴法華經以爲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衆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下安佛誠叨濫也有倡言曰但務生善唯期滅罪何判爲非邪通曰翻譯之後傳行已來若天上

給八

十七

之恒星如人形之定相或別占一座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爲胼贅者耳君不見春秋夏五邪鄭杜諸家豈不能添月字乎蓋畏聖人之言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將知佛教還可加減否如慧嚴重譯泥洹經加之品目忽夢神人怒責聲色頗厲曰涅槃尊經何敢輒爾輕加斟酌是知興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則不勤課勵靡事增修因搜穎脫之數負貴顯孟安之三寶就今有作何代無人或京兆開平海池或終南建乎蘭若鑄大悲之銅像造相國之伽藍或代病利人或護生掘土鑄鐘感瑞立刹參雲刻像繁多修臺浩博披榛平田之梵宇脫樣阿育之浮圖刊石爲經鳩財立藏或治病於井絡或化人於廊時如斯人也入殊邦

之鄉導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  
幽暗乾坤玄鑿開混沌之竅端所行博哉續  
運長矣公羊子有之曰是上之行乎下也詩  
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願吾徒望上而學之  
今仁祠聖像無墜于地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音釋

屨居勻切 菌苦殞切 高高切 鐻古煒切 鐻古穴切  
 鏞閩苦本切 闕門限也 通籛箱切 籛以周切 黨為高切  
 筮都藤切 有胡果切 管居顏切 噤巨切  
 口厚社切 縑續也 榱榱也 榱榱也 榱榱也 榱榱也  
 閉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榱也

籠切土也